

聖宋文選全集

十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九

張文潛文

送秦少章赴臨安主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枝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子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桶杙輪輿輓輻巨細強弱無不勝其任者此所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也吾黨有秦少章者余為太學官時以文章示余愀然而告余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己而為物之應小自偃蹇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吾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喜性惟安之求失安者天下之大患者遺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子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存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及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使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灾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於為吏不苟於其職嘗主簿於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余舊與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余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余遊余謂之曰余棄人也又負罪於有司子與罪人遊且累君熙老不然尤喜於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余年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熙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惡不可可解



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蕪水丞將去黃求余言贈其行余為之不能無
言曰子盍觀於貨乎所藏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
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
然其鄰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自操盤而出其譽其貨叟叟也十
人之聚則往即之自早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
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
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強學其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
好學愈勤樂善愈富為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
將名譽充於四海出入紫闥訐謨黃閣可豉而俟也敢以是為遺衍之言

章秘丞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為而不幸不及施與既施
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材當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
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
軍為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為流涕至論霍
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之絕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勝之去病
而獨拳拳于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

文選二十九

二

士制于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予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
亦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
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渴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係其所遭者哉今
年春余遇友人會稽章邦老于宛邱一見余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丞君
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余文以為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設
設也

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為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覆一章乃成大抵悲愁鬱
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蛩寒蟬鳴鴉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
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者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
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甯有介然者而顧為是耶世之文章多
出於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為憂者之詞殆出
此耶吾請為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問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
其能窮苦而刻深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外足以
訓民使于四方鄰國寢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
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寔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

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係萬物之休戚於是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虫危枝之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司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古今攷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為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楚之治國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蓄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如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者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於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十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饗其全毋食其餘據其源毋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余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於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為歌詞含思悽惋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絕妙一時攜一編示余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為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嬀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公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輪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輪焉係之於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於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 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軌而輔不至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

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不相而相須不同域而同感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鍼南越之箭激於飛鳥之遺火蘊於石而金發之兵切於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于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得於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于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己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蹠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行而能遠涉而能高夫下則鳥獸蟲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侶而學庶乎生矣雖然有患小有務大躡等以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歷楚者必歷衡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齋說上

文選三十九

四

先王之為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庶幾以有實也於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之所以交鬼神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接者可得而接則祭祀豈特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之物莫妙於人心其靜而搖搖則萬物不藏其私其誠而不散則天地陰陽之無情而吾可以動焉其為物也至虛而易染至明而易污蓋人之生自幼以至於老無非假物以滅其真益私智以盜其和其虛而明者日夜暗蔽而不發故其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之所及而不足以行遠於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棄而不治以謂是果不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下之疊疊皆不能出於吾心使還吾之初而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為者蓋聖人之於祭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于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滌濯昏蒙而發其虛明之天質者也是故謹戒靜肅使夫亂吾心者一不至于吾前故靜久則虛虛極則明至於明矣則荒忽而不測流散而無形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惟楊雄知其說其言曰存亡形屬荒絕者其惟齋乎故余于齋而得心術焉

齋說下

聖人之于齋也將以清其心而接其所祭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

所不至蓋其道非出於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於治心推其治心之術而用之於祭祀而已矣然則何謂心術蓋齋者聖人之所以洗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靜沖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聲響日夜交於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並作而不亂往來相應而不相害凡吾所受於天者無纖毫為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大至於天地廣至於萬物至曠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遁其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能贊造化參天地鬼神叶其吉凶陰陽闕其動靜推是道於祭也有不格者乎故齋而後臨祭者是清心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於孝也篤於誠而盡於禮設之以稻梁庶飪以 其欲求之于陰陽内外以致其氣然以是為未盡而思所以必致之故考初推本而制為齋戒之義還吾本真以格物之散復吾清明以求物之隱故曰齋之日必見所祭者嗚呼祭之有齋也祭之道極矣

藥戒

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悍而不能納 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使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

文選 二十九

五

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亦自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 然者獨何與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歎 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 然者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未必有傷求無傷于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蓋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則子之和益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氣不已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 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藥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曰曰服之三月而痞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慙

蓋三投其藥

而三反之也然 不見其所攻之效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問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謝而問其故醫曰此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秦

之治民乎勅之以令悍而不聽命勅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則秦之民嘗瘡矣商君見其瘡也厲以形法威以斬伐勁悍猛鷙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鉏之於是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瘡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凡幾瘡而幾快矣頑者已圯强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敗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瘡矣先王豈不知若然擊去之為速也惟其有懼于終也故不敢求快于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之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眦而憇然者有之矣然月計歲察則前日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櫻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集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于其終則無望于快吾心雖然豈獨于治天下哉張子出而記其說

諱言

文選 二十九

六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與奪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惟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病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病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太宗時宮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兵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林進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

三品鼎豆一鳴則默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可賢智忠義之臣也文宗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有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型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善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讀韓信傳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信為高帝將數年常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蒯通武涉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今之而行何為不服曰然則何為卒反予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為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于偽遊雲夢而執之也夫偽遊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

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快快北面而薄其君以謂不足為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市井下俚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於謀臣則君臣皆輕矣是不反何待然則為高祖者奈何必待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數年而定一偽遊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於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保鏌錙之利者不以試新舊和氏之璧者不登門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於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為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築壇 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卧於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於強敵彼孫武求試兵法於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制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讀唐書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於務農唐太宗之於從諫幾於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寡於言而意有餘未嘗為外貌觀美煩於辭令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夫知稼穡者必尚儉彼身衣弋絺足履葛屨集書囊于殿帷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慷慨歎息語必成文雖無害於聞過而有好奇之心焉此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忌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帝恨不撲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者疑而不信乎謂或有之

高宗之淫昏辱暗又內為悍妻捺制其柄外聚不逞於朝而禍不及其身也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足以自衛者彗見東方言者以謂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言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矣以廢子賢之故怒某人嘗與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猶有父子之義焉夫能酌理而不盡欺叅以義而詔有所不受使其應變之際十

文選 二十九

八

五出此足以寧其身矣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為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以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銜其銜即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原也匹夫搃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刃而呼曰束爾乎吾將則雖賁育不敢施於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待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梨木林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淫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為設伏之利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之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于隣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

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為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嘆也彼尚結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為智亦殆矣彼李晟之知不可與盟也是知人而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况無二臣者哉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於張子 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捨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也是宜沮喪湮滅與世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徒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替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于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因名益聞也

題賈長卿續高彥休讀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樂樂天無因毋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故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為說無待而 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饑未有自疑而辨其饑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知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 考於理數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

術矣誇之於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旁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夫惟辨起于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泯言者而後誇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書宋齊邱化書後

齊邱偽唐謀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深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邱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天下不親雖聖賢出斯言不廢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十

張文潛文

進齋文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賤勿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
汲須臾之間習其事樂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
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之矯操其心志調伏其
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死生性命之始
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所達過于旦夜之所得加於晡矣豈特旦暮之夜之別哉一語默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旦夜中
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以勞矣後世之士其不
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

文選 三二

一

冀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守長之能否慶歷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為之僅以塞詔其後為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過成元祐
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
好可以傳久遠又為之買良田治市舍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饒學之有司月有給

其秀民良方從其先生長者皆往游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於譙颺張耒以記之為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如止饑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余嘗怪今之士大夫皆能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係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獻馘皆必由之則一事之不率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以不如夫古我則無而強授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四馬而獨怪夫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於饑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疆食於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為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有知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政為無事於學而不可為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深矣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記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踈此則蛟龍虬蜃魚鼈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綿亘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縈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龜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游其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虛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龍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余官福昌福昌古邑之廢者也官舍依山為地十餘畝其竹與木居十六地曠人寡草木茂遂其大者皆百餘年根幹蔽覆若幄若屋交羅籠縈以蔦蔓凡日將旦夕將晦篤鳴獸號聲音千百終日聞然不聞人聲夫

環為誠通為衢限為域立為屋室闢為場圃夷易洞遠內外相應面陽而背陰附燥而濕間以草木表以臺觀人之所託也惟其所託者是若故禽獸不敢藏蛇虺無所蟠居之而安游之而樂而人之氣乃能勝其異已者是故無疾病無驚惕壽考安樂遠去疾而今吾之所居草木居大半矣其堅碩碩老無以異於藪澤此則鳥獸之所憑而蛇虺狐貉之所樂而人之所居乃其棄餘則凡使吾四鄰之外晨夜而不敢其心矜矜若畏敵國一夕數興寢而不夢是豈非蛇虺狐貉之氣勝而人之所託者弱即於是聚吏徒集斧斤一日之役十夫不三日而盡伐之剖根窮本芟伐剪剔大者脩梁柱小者中椽棧弱者補藩籬息者從新蒸洒掃壑除平地乃見陰陽疏通表裏洞然屋室堦闈如湧而出于是鳥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至矣朝遊而足不忌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氣勝矣夫氣也者起乎其類發乎其所迹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處者未嘗自見其氣也所託者無情不能與物為使也至其相待而後相感成而後發自外而視之隱然不可也夫荒之瀕行者返顧久廢之室寢者數驚推之而無故窮之而無物故物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慢者其氣也歟

雙槐堂記

文選 二

三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史為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不樂求舍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枕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督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來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詆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疾病屋室敗漏不敢脩器用敝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堅民益勞文書其于有司而事實不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始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有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冬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潔足以宴賓客圖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為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

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相樂舒
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 以追古循
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逸而常安
不勞而善成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為之書

陵川縣山水記

陵川河東之窮邑也其民蓋有晉唐之餘風儉朴而敦本而澤潞在唐為
雄鎮以精兵聞天下故其民好武為健鬪夫以儉朴好武之民則其於山
水奇觀之勝宜其忽而不治委棄而不惜也今縣令張侯以暇日與其僚
遊于縣之西南所謂四梁拒者見其風景稍異披榛而得二泉焉其一出
石下激石而聲琅然張君名之曰激玉其一出天石下而石狀如龜因名
之曰龜泉會二水而注之石螭之口以 達於大也構亭於泉側名曰爽
氣亭後為石磴磴 為小亭名之曰白雲軒而其喬林秀林水石奇麗之
狀皆悅可人意而不可以言盡也孔子曰山者樂山知者樂水夫盡仁之
成功必若堯舜而語智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
德哉余以謂凡安靜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臨事而不滯遇物
而不惑者皆智之類也張君從予游其行已操術 為仁者之類有餘矣

文選 三十

四

而又好學而 文子意其為政滋久政事日信於民以其簿書之簡日倘
詳于山水之間即喬木而俯清泉資之以煙雲魚鳥之麗把酒賦詩與夫
雜見於文字言語者將超然出塵拔俗而恨未之見也政和元年五月

漢光武廟記

南頓令江君博裕以書屬來曰吾邑有漢世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詞甚
謹而昔人所記陋甚君為我述焉將刻石以詔後世未辭之不可謹按光
武皇帝以哀帝建平元年生於濟陽而皇考欽實為南頓令帝嘗從父於
此既得天下亦屢臨幸蓋平生之所游處則邑之有詞所從來久矣豈獨
水旱疾癘之請有賜於民亦其功盛德尊後世有不能忘者故南頓之民
世祠之惟謹蓋足怪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 卒盜而有之天下大
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躬夷大難勇無 敵智無
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克復舊物一時羣雄芟夷畧盡撫有方夏尊及蠻貊
聲教所暨比隆武 是宜慕鷙彊伉玩兵瀆武視民如草木而不講於治
國之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英偉之度屈於禮樂驍猛之氣束於儒學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
脩明典禮煥然一變舊漢之俗蓋嘗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于

明章繼志承統纂修洪業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東漢馬孝和以後漢德不競破壞版蕩可謂極矣而伏節死義之士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之徒救於上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助於下矜尚名節以震激衰敝蹈死而不悔至於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道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建武十九年南巡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皇考居此日久陛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帝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吏人又言陛下寔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中元元年又復南頓縣役同濟陽則帝之於是邦豈若他邑漠然而已乎高祖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吾意光武於南頓亦云崇寧元年五月二十日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爵為公而國於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儒為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

文選

三十

五

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營格於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於譙颺張耒使記之耒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

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
召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 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未辱游
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以其說書於堂而刻之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連也在位有善人如其鄉有善
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
民之所易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
窮邑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良然不爭純靜易治其里之人為余言
曰始吾邑之人未甚知學之利也有宋氏兄弟者講學于吾邑之法興佛
舍其後兩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久之並為大官名尊益顯所以吾邑之人
其鄙 不學自棄於夷者愧之其居法興時有連氏兄弟者與二宋君遊
相好也其後亦登科兩人起家 不振然視所同舍生富貴 顯可攀為
聲勢而兩人亦自力不少屈已以附之其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為
於廉恥傲倖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有恥者四君子之
化也後五十年宋景文之孫義年令應山與連君之從子仲儒緣邑人之
意作祠堂於法興方文之西嗚呼為吏於鄉其有 德久而民祠之者幾

文選 二

六

人在位之人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行事爵里書於國史士大
夫舉知之連君錫以尚書樞方郎致仕好修而自重諒直多聞之君子也
其仲諱庠字元禮為尚書都官郎中敏於政事號良吏世稱王陽在位貢
禹彈冠為故舊之美然嚴光所以 逃之不肯仕彼獨何哉連君不因
宋君以顯名當世卒以湮沒而不悔彼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顧晦異矣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十一

黃魯直文

答王觀復書

庭堅頓首啓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正宗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超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讀禮記檀弓當得之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其病至今猶在惟韓退之陳伯玉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嶷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於望于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十四日

與真子真書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天材高妙鍾山川之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黃鵠一舉千里非荆雞之材所能以是久未知所答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取途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叔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齋心靜而後求諸己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也

與潘邠老書

庭堅頓首累辱手記以退食輒奉老人寢膳或至中夜得息故不果每報

大谷公石刻已奉許作但未得暇耳數事已喻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歎伏也晉主夏盟而予楚非所以為民也然其勢不得不予楚司馬侯之言以告諸侯則有詞矣文公之知趙衰不特壺餐從徑而入也舉是以為原大夫所以令羣大夫也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蓋君子斟酌世故以制行非所以觀其所以若夫觀其私則得無小大忠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以為由初發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無委曲相此最近之承與季共日以講學為事甚善甚善多謝季共不果別作啟

再與潘邠老書

庭堅頓首辱以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獲終詞願德薄而道不明何以當此愧悚訪逮所疑尤愧叩之則窮也嘗謂求之藝賜之達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學之蔽如此爾猶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代燕何為勸之其可不疑也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堯舜之儉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不申也執一而廢百小道故大人弗為故者膠於物之迹也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於然後可以知性故雖知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礙而鑿險阻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為賊者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答王子飛書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知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絡有開有塞而至子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白法今之時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于學者不可往埽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為千萬問訊

答洪駒父書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閒居絕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穉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寓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滙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若夫紹聖以前不知作

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懶惰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恥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強學士愛少飲酒為佳

再答洪駒父書

所答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學之又不可不知也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潮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沈林皋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謂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耶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

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其喜也無所以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于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無以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於白首未嘗廢學於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邱壑然以其耆老于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余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生平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余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高遠則附於國風其怨世嫉邪則附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宋字序

樊道宋君曰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器葷然其然味而常見侮於人入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于人

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浩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志惟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器又何難哉古之言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縉紳先生於今尊之夫志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總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矣而况市井之器曲卷之頻頻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不邇求豈有執戈而禦之者乎

文安國字序

洹水文安國悅虎豹之文方雕其毛而澤於南山之霧雨時以希時文之思致身為萬乘之器黃子字之曰子家而告之曰學若是也不及質蓋嘗與言其本雖物不同量吾不心化而欲奏庖之刀是螳螂用其才者也事是君以為悅安社稷以為悅福日月而求之四方其去道遠矣至於以詩禮發家疲於世故之追胥而反於家人藏器於戶牖收息至踵則萬物皆投戈而受命矣一人失家不免鄉曲笑天下失家恬以為當然吾欲莊語恐以此得罪困于石據于疾藜與不同量者為有方者也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與不同量者為無方者也此兩者同出於安而危之始也

女巧組繡雖若雲漢衆雌而無雄者也故莫若歸求其本質之柔者能有所不為則剛氣之弱者不從於無益則知柔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強者觀弓以此向道六通四闢而安樂以天下為無略之域子之家也又安用建鼓而求之詩云予室翹翹予尾脩脩風雨所漂搖未聞道之心照物不徹隨流而善堙不倚則不立世故憂患之風雨能傾動人吾子之勉矣

趙安時字序

合肥趙安時學士大夫也其質甚美黃庭堅謂之少莊以尊其名且告之曰莊周昔之體醇白而家萬里者也時命繆逆故熙然與造物者游此其於君臣禮義之際卓白甚明顧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以域進退欲築其垣而封之於聖智之外彼曾何足於談大方之家嘗試相與言其土梗五石之瓠浮江湖以相適我殖擁腫之樗謝斧斤之不若感栗林之斃而不者三月寧貸粟於縣令而畏楚國相可謂知已矣知迹之不可以得履知斲輪之妙於手其學也觀古人之不可傳可謂知言觀本於濠上之魚絕意於郢人之斤知死生不入虞氏之心魯國之儒者一人可謂知人矣知新生之犢之無求凡亡之不喪其存神干越之劍而不試游發新劓之刃而不牛棄智于垂涎之蟻得計於伏涿之魚可謂知天矣雖然吾

又未嘗言其莊語也少莊自澡雪於塵澤之中蟬蛻於俗學之市而權輿於君子之方必不能規市人之履迹而責叁倍之贏故吾直告以大道之一忽少莊四顧徘徊則萬壘吐緒矣逮其旁皇四達必能因莊生之所言知其所未嘗言者

楊槩字序

清江楊槩問字於黃子黃子字之宰平而語之曰槩無列於五量五量待是而後平聖人之作百工也生平于衡而五量受法為五量官入不能自平則命槩為之師槩國器也是宰天下之平與物交而懷市道以相傾人情不能無然也由龠合而受之至於不能計取與之家皆責贏為彼安能以不欺維槩也中立而無私天下歸心焉非以其無心故邪今夫學至於無心而近道矣得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故曰願則願聞性命之說黃子曰今孺子總髮而服大人之冠執經談性命猶河漢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說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吾子欲有學則自俎豆鐘鼓宮室而學之灑掃進退應對而行之曰是可以學經乎曰君子疆學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璽之文可印也韓非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家奮私智而講無詔之書幾何其不為燕說吾久不喜作書生語因楊君聊復談故并書之

黃育字序

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也故復以昆弟合宗渥之言曰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今隸字形同類為名惟渥未之得今願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沒以諫易名之實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名之義有宗也有勸也其治當其身今日懋達以配育名則宜夫草木之茂疊疊以四時及其日至而立於成功之會非深根固蒂得其養故耶彼達于道者不可窮故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終始以今不出閭巷之智望之相去遠矣然孟子以謂聖人與我同類者何邪今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太倉同類之之聞之也見色而爭慮清氣平則聞命矣蓋長育以達其材故也穀之育苗也達於棗盛水之育源也達於海君子之聞道也達於天地之交蓋聞道者必明於權銖兩低昂與道翱翔稱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己由是觀之病于夏畦曾子難之未同而言仲由不知君子以直養氣而已氣者萬物受命而效形者也懋達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廟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亨赦書以攻錢七

萬及廢徹淫詞之屋作新廟九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聞興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孟子以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余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

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勿深攷故從而信之以余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謂知者道也余觀今之為吏愒日玩歲為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為縣吏治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 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餘 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隸崇陽求專達於武昌 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為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登子漸為令曹君為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民則致力於學宮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由是閱數令方待民出子錢并役兼任而藏其雇庸之奇以為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趣如令則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頗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雖然曹君之功不遂墮墮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 城戴君與耆艾有德而明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以羣居而不利於宴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我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耒耜而挾書棄惰游而受業

者日至焉頃之夙夜於其家者知貴老出入於其鄉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嘆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者老蓋學之功耶繼鄒君者臨川吳君履中與權吳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奸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李君亮采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待舉脩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矣君公事退則來燕於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凡宮室不蔽風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於是通城之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而士得師友並興于學矣夫性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滅德放貧為濫強有力者嚚柔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為之請焉余謂鄒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媛媛妹妹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勿能勿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教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余者故不書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矣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倖於無患而其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惟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動然後阜藩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于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何如曰好以暇雖晉國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秦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宴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滎陽魚侯仲脩仁宗時御史中丞魚公家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閬中太守知學問為治民之源知恭儉為勸學之路先本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讌賓客講問闕遺沈沈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魚侯甚愛之

問名於江南黃庭堅堅曰若魚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勉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叙說以告後人後作賦詩以為魚侯壽故并記之

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為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會民習慎伎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囊橐其間不事本業其淫俗猶斑斑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為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嘗不與焉故其民空匱憔悴甚於州真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耕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蓋其地產瘠鹵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為州在國北門堅壁重兵樓櫓險壯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魯侯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于田士興于學迺遑暇於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水藍昌言仲謨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

文選

三十一

八

昌言仲謨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巾履徜徉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其心居天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况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所養宜何如呼於埳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恃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諛笑苟可以得所每下而不恥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從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鐘于宮聲聞於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必有不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己得己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鏡石壁間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覽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也

筠州瑞芝亭記

晉陵郡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於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今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蒔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為亭命曰瑞芝 走來謁記於豫章黃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高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生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澈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馭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豐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於民間勵精萬事事無過舉然廟享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余又竊怪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丞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有麟鳳在郊藪黠吏不

舞文則不必虎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利問興化之條有鶡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為皇天報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知略有餘而微信奇怪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為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為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洪農太守驛道多虎峭澗不通昆為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為光祿勳詔問昆江風陵反風滅火洪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論篤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徵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菱蒲扇庖莫莢紀歷嶰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前世之有芝草持未定也即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即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譔 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 於民悵怛而無倦民將盡力于田士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誇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傳使歸刻之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愛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趨名者於朝趨利者於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息點補剝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倘不能領會恐於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盡心者宿學故多自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皆曉析怙性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由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由此以進智可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由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奧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漆雕開在聖人之門聞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幸予欲於期祥之中食緇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為安漸漬孝弟之說不為不久豈其無所忌憚吐不仁之言至於如此蓋若宰予者其先受之質薄自其至誠內觀實見三年為哀已忘而勉強為之者將欲加厚其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言以洗雪其邪心以窮受薄之地不暇人之議已也豈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載于終身之行古之學者自得於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磋以相發明非為文章可傳後世辨論可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聽以耳而聽之以心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內故樂與諸君講學以求養心寡過之術智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舍趣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為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為畧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有不合故云爾曾不

前聖後聖所謂合若符契者要於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曾未能遠過淳于髡也揚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以子雲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羣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於子雲也由孔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揚雄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己者

跛奚移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適得跛奚蹒跚離疏不利走趣額出屋足未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怒罵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食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搗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

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屢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履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奚來前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俱爭茅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形當任坐作不得頑痴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鎗淪釜料簡號茹留精點掬醬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漉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醢白晚用薑葱潔不欲焦旋菹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沃沸鼎斟酌薺芼生熟必告媿媿臨食坻垢撩髮染指地物噉馘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杖拭蠲潔寢匙覆碗陶瓦髻素視在謹素兄弟為行牡牝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澌襦器穢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梳櫛為黃庭螺蚌光按草茅菟阜漿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熨貼坦平來往之投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闔閉護草竊飲食貓犬壘塞鼠穴几烏攫肉貓觸鼎犬地餽鼠窺甑皆屬汝之罪也脊蠶升簇自裹七晝夜無得停火紵蔴藤葛蕉締絡錫踈手作無有停時紵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

纓亦有餘暑時蘊蒸肩涼蜜水薰艾出虫水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管
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我少姆嫗罵譏瘡痢泄天寒置籠衣
衾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攔凍無事倚牆鞵履可作堂上器呼傳聲代諾截
長續短鳧鶴皆 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否毀吳對曰我
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
應曰然無不意滿

解疑

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能威涪翁曰曰奴婢賤人不過為
惡而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效於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自省不肖之
狀在余躬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捨己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
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歟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撻者
有能離此三過者乎昔陶淵明為彭城令遣一力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
亦人子曰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志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
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五辰論

楊子曰教生于律律生于辰自子至亥所謂辰也辰配于日其數十二而謂之五辰者也不離于五行故也以土求木以木生火由是而推之五行之所以相繼以火勝金以金勝木由是而推之五行之所以相治具相繼也道之所以行也其相治也器之所以成也道以制器生利天下之治由此而出焉故因其性而利導之者五行之所以不泊五行不泊則天道之所以不悖不汨不悖何憂乎不治撫于五辰所以為治也蓋安民之政始于知人知人之術賴于九德合眾德而受之數眾德而施之百工于是乎無所不治庶績于是乎無所不凝庶績之凝則五辰之不失其所運可知也苟欲不失其所運非撫之也可乎順其相生之叙而使之相繼制其相勝之理而使之相治興事造業而人力無不至者焉則所制以為材者可勝用哉若然者皋陶之所謂撫也然撫于五辰者必至于百工之既時則不患乎庶績之不凝皋陶言知人安民之道至于撫于五辰則已矣故繼之以庶績其凝謂之凝者以明庶事至此而成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府惟修則材用之所自出也五行相制而不沴則物則有繼而無絕材之勿絕則事之作也何往而不成乎哉自其成而言之故謂之凝也堯命羲和以定四時成歲而繼之以庶績咸熙謂之熙者以明如事而作之焉耳帝之出也萬物作焉帝之入也萬物復焉物之方作則聖人之治政事者庶績于是乎熙矣物之既復則聖人之治政事者庶績于是乎凝矣熙言其作譬之于時則春是也凝言其成譬之于時則秋是也其作焉如春非謂先時而起成焉如秋非謂後時而縮聖人之所以法天者如是而已

周之禮樂庶事備論

周自后稷而下艱難績累非止一人前後在望非止一日而太平之業始定于武王之時君臣上下同德相濟遠邇內外和洽如一而禮樂遂達于天下夫其收功享治所以終至于如是之隆者乃始于庶事之備而已矣蓋其有為之迹散乎萬物之上而物之為數不可窮也則天下之事焉能以一二而計哉然聖人以方寸之地而酬酢無窮之變來者應之求者與之各足其分各厭其欲雖鬼神之幽蠻夷之遠草木之微鳥獸之賤而無有不治者焉其治至此則所謂禮樂者乃飾之之具而已爾治之于始飾

之于終有為之君孰不若是而觀其禮樂以攷當時之事則歷古以來未有如周之備也且自成周而上循環損益蓋所以相繼民所已厭于是變之民所已倦于是革之稼穡興矣然後佃漁不可以為養宮室成矣然後穴居不可以為安故伏羲之法至舜而可謂之陋夏商之文至周而可謂之野然上世之所行自足以宜于一時則雖有未備而不累其有為之工自周而觀之則昔之所未有者或至于今日而益焉昔所既有者或至于今日而損焉苟在所損苟在所益則謂之未備也不亦可乎周公之制作無意于苟意而庶事之獨備者其時然也是以設宮分職數倍于商而不以為衆巡狩之時十有二年而不以為久蓋其務衆矣則設官而不期于寡其法審矣則修法而不嫌于疎夫非以夫庶事之已備故耶是以五禮六樂具于典冊前此而觀之則有所未備後此而觀之則不能過也至于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僭亂禮樂然後饗賓而及于肆夏用舞而及于八佾三婦而備于管仲雍徹而用于三家當是時也孔子傷之聞韶而不知肉味者有意于樂也不去告朔之餼羊者有意于禮也意之所加而志則不就是以禮樂陵遲至秦而遂壞彼秦之天下非能以仁義治之庶事之不備而遽及于禮樂是徒見周公之不難而不知紹周之難也

與鄒至文書

文選三二

近見魏李修與正彥書云大凡修學當思要處泛泛多讀卒無所濟亦當念親旋為舉業至文有意于此不三年當自見效爾欲吾友留意于此也正彥聞此益自奮勵以思要念親為務此朋友忠告之善也然今應舉所先唯在答義答義工夫或苟或敬志于速售朝習而暮成者苟也敬其事者趣時立本一以其道雖經有成說不敢少違而孔孟說經之要載于論語孟子者亦學法之所不禁也遵而用之亦何害于進取哉且以詩書言之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之名必略觀爾雅注疏然後可識非妙說玄談之所能辨彙粗取妙以速多識之訓則其于詩也四可二事亦將蔑智而用鑿矣由述舊之明師不鑿之智則其于詩也寧至為高史之固乎固也者不化之謂志在執詞不過而吝則于仲尼可怨之詞大舜自怨之志胥失之矣其所害者豈特詩人之志而已哉執北山之辭倒尊卑之分微孟子告之則成邱蒙于北面之說何自而化乎辭礙而不化志疑而未治卒能問焉以去志之害此成邱蒙得師之利也然則以文以辭而蔽于義者皆有害焉蓋相感以情則有利無害雜之以偽則必害生矣所思于鑿者為其偽也偽而不信則其感人也滕口而已情遷心

化無所留係唯孔孟說經之從則其于詩也何習而不利乎非特詩為然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滕口之學誣孟子信取之辭遂至于糟粕六經不取不信不喬入幽信彼無徵之誕以為高妙其不信在此其信在彼不曰以詞之害歟離析一體以為多學則欲駢人而盡信其說率情而違道離此而適彼有信焉有不信焉其為以辭之害一而已矣楊子曰書心畫也性與知覺合而名心心則非物畫而在紙者物而已矣六經之道心物混一則象亦心也心自心物自物則象豈心乎心物合而誠明一誠明一則天地良知不見乎小大之別此橫渠先生之說而學者之所宜信也信乎否乎繫乎其中立先生銘游執中先生之墓曰物吾異觀天人殊埽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二致士欲隸學以致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甚矣某得此文而讀之歷年已多內訟改過寔遇師于此焉季修所謂大凡備學當思要處而欲祈可見之效歟念親之本莫要于此因正彥持書見示心喜季脩能盡忠于朋友欲以此辭輔益其志未知是否欲俟相見面講而羈囚待盡恐無會晤之期書不盡意若非其人不可示也哀危不復自恪時為親知深慮耳

四明尊堯集序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目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有為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于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迺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為神攷之師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用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為是乎臣迺以安石為神攷之師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以易此乎臣伏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自安石唱此說

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兆于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天子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何面以當其禮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祭主則勿臣也當其為師則勿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勿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于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亦不過榮望東嚮而已矣若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寵勛無父之教以此為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其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于既往之誤豈敢祇悔而不改乎臣曰以安石為神攷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誑陛下也臣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誑之言臣之罪惡如墮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臣改過之心乎臣之所以著尊堯集者為欲明臣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向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寔而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獨識于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之順乎崇北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故攘奪而生後患可謂寒心孰大于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脩神攷寔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辨當是之時臣于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為私史而已未知其為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獲周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絕之文考詆誣訊玩之言見蔡卞偽增之意尚謂安石趣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迺有誣偽當是之時臣于日錄攷之未熟知其為增史而已未知其為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既輕神攷又誑陛下若他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為豈神考親發之訓既托訓以自譽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矯蹇陵犯前無祖宗其語寔繁聊舉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有為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托訓以輕君子又云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子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為先朕意未知以此為急此非託訓

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輕薄欲棄名分可以略見于此矣日錄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在覆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于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朕用卿豈與祖宗時宰相一般此託訓以自譽也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略見于此矣聖上以奉先為孝群臣以承上為忠明知其誣誰敢覈寔則可以箝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聽誑脅之術莫工于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于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傳述于後人誣脅臣隣何足緩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闕以來至為參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款對但書七對之遊辭載神攷降問之咨詞無一問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魏葛謂厥身不異皋伊仍于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耻言凡他人極論之辭掠為己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此文王豈不為天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揮悖躁之筆盡假烈攷之詞矯訓誣

上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靈如在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托訓之誣何以解在天之怒而况托訓之外肆託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則曰好察微細務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慎過當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神攷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體貌勲賢彼則曰含容奸慝神攷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奸罔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于元濟責神考為憲宗謂不可以罷兵已神攷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為心厭棄其言眷待寢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于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未命但務圖己之私以專紹安石為心以必行誅殺為事請于哲宗而哲宗不許請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縉紳協心享上庠序義理士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遠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為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為此書天使之也然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事次序自

謂舉無遺策何乃急于流傳宣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使之也天之右序吾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螳蟄以為泰山如指蹄涔以為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錯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詩也教人誣偽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也者尚以不居為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雲驕僭之名乎雋為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書之大刻于石與雋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始于是取安石目錄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段釐為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己八曰寓言事為之論又于逐門總而論之凡為論四十有九篇合二門為一卷并序一卷共為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因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陋衰漏人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錄又目錄矯誣與御批日曆時政記抵牾同異無文可攷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略分真偽雖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闕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為本以辨明聖訓為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真訓

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為之心何以將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于朝廷亦心不忘于畝畝戴天履地寧忍同誣心拙心勞徒唱爾偽犯古今之公議極典籍之所非陰奉窾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神攷以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為不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為之流涕聖主能不痛心人皆獨罪于一京安知謀發于蔡卞至于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為非以果斷變易為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闕蹤跡乃露賫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于國事豈宜如此謂塘灤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為田謂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改州為縣至于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論民兵將領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為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棄舊圖新厥意安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沒之初眾皆獨罪于惠卿或以安石為樸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黜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窺伺為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行忠賢凡溫懟曾布之言與怒罵惠卿之

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以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卞計一無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敬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矣呂誨之言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朴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書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狼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入自任不意窘急乃至于此又曰君臣防嫌豈可為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某竊謂元祐臣僚于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于呂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于論安石之罪獻忠于神攷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呂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豈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

切于愛君又欲貢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瞋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臣之利美成在久為吾宋之臣豈可以不思乎迺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卞倡之也輔臣縱逆而養交禮官舞禮而行謫僭自內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驚冕夷俟載籍所無履加于冠何以自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之而頌之曰聖矣暮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啟攘奪而生後患可謂寒心莫大于此尊主愛國之孰敢以此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咈百姓為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為禮咈民歲久蠹國日深潛語為胎遂產逆像以非為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國是使惇行之惇既竄遂移是于布布又竄遂移是于京三是皆發于下謀三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為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奸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為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如

如常立者不當竄也 神攷逐縮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 哲宗竄立可
以見斥絕安石之意 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為至明 陛下光揚亦以去
卞為先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于將順搢紳所同
夢闕馳誠各恨疎遠彼元符之籍雖漸縱弛而人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
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當退藏其餘雖在
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疆聒之流自無私史之隙惟臣
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之臣所以報 聖恩者敢不勉
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責志于沒後寧若取義于生前義
在殺生志惟尊 主故以臣所著目錄論名之四明尊堯集云

李彥方字序

恃智力者以強而勝弱寶清淨者以弱而勝強是皆有勝物之心焉物與
我敵迭勝迭負何時而已耶以有涯之生遂無涯之智矜必殆之強勝無
可奈何之有有不終有吾豈常勝其留也似止其勝也暫樂留勝不偶樂
止隨化則是物常往而吾常悲也出乎悲樂之境離乎物吾之對者為是
似之矣然且立己以作靜空物以趨獨存辨而泯交欣離而厭入強柔之
境豈可得而出哉老子曰自勝者強其庶幾乎法天行之不息勝一己之

自私屢空而隣極者進乎此矣然于學也方且好之而未已其于仁也方
且事之而不違是其于視聽言動猶有從容而未中者也微鑿之尚在則
金不可以息火涓流之未復則水不可以棄防堯之而後復復矣而後樂
樂則至矣而樂天知命之所憂者又將勉焉勉則烏可已矣也生生而無
念念而在慈茲豈有勝物之暇哉優優乎方外疊疊乎域中同乎一道
而其途必異皆有能事而能各不全彼其所謂天全者寧可以迹窺而能
見耶是以性命之說賜不得聞非無言也雖言而世無可聞也世聞之聞
既不容于心受不能之能又安可以意作然則德之有心心之有意皆私
之而未勝者也力足以蹈白刃辭爵祿而無以勝其自私之累則其為強
也寧免于有恃耶莊周之言曰生奚足恃死奚足悲死生亦大矣而不足
以易其強也豈有恃而然哉是故物乾坤者易也而物物者之在心猶點
雲耳至大無外俱往俱來俱有既耶其往也蕩而無涯其來也小而止
獲乎一而不貳止乎正而不他則用心之地豈不優乎為人臣者止此而
為忠為人子者止此而為孝止則無動動則不變不變者常無動者靜曰
靜曰常有方之訓在矣故曰方有定位不圓而方地道無成半圓而已李
公名時亮字端夫其子曰倬而以彥方字之教子之義其有以易此乎公

以文學智略被遇 神考能以所學著之于事辨論明審不主于辭自萬里之外被 旨入對張胆奏疏憂深慮遠燁明均知天獎隆厚方且付以疆事益加採拔而遭值元祐棄不復錄餘言緒論鬱于塵編可為太息者也彥方受名于襁褓獲字于未冠稟所期訓長而方行與其兄彥 心合趣一朝訪夕議日講時習所以勝其私而止乎是者必于其先訓稽焉淵積而流長鬱于先而發于後理固然也某以常論日錄負恩觸怒 聖主察其敢恭未忍誅殛囚身瘴癘屏息待盡杜門終歲人莫敢叩彥方伯仲獨過門而弔之此豈操心危慮之所敢安乎勉者用力焉以有免也惠然肯來盍思所以自免乎子雖強尚勉之哉

送楊循義序

太虛無形寂然不動而天地氤氳之義循環升降屈伸聚散未常休已人之于道知氤氳之不異而不已則義發于仁可勝禦哉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者其惟大人乎湛乎其止也浩乎其動也其止也順其動也靜所以立行乎天地之中者謂之易所以立人之道者謂之仁謂之義寔一而名二體混而才三莫不有乾坤之義焉義之為義其大如是大則無外也而告子外之眩其名之異昧其寔之同而仁之與義間不合矣

禹稷顏回一窮一達其仁同其動異易地以觀之則時措之異所以為同也烏乎同哉各行吾敬同乎宜而已矣一窮一達存乎命措而皆宜存乎義命義合一存乎理存理之學致曲不貳洞明俱炤習焉而察之行之而有未宜也則徒焉而已不徒則不精不精則不足以致用循而集之當以其序將以精義而吝不知徒則滯于有方之地終于不化而已矣故曰義仁之動也流于義者于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于仁者于義或害然則義或傷仁仁或害義是皆固而不化者之病勿吝而徒焉斯得焉聚有妄之毒雜君臣之品而返攻無妄非瞑眩之藥其何以止膏肓乎可葯而吝宜止而進何如其義譬如累土為山習之而孜孜不息雖百仞之崇可指日而成然其所孜孜而為者是仁義之山乎非仁義之山乎功虧一篑所宜戒也然有孜孜乎彼未成一篑而宜止者如曰吾功垂成曷可虧疑力策之終以不倦止乎遂非之地而其進益銳蓋必進至于無可奈何而後已習坎之習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其進豈如是哉坵陵學山不至于山止乎自畫之分耳習坎之習不捨晝夜以必為賢以不改為是以無可奈何為終陷溺之傷甚于告之子禍曾不若邱陵之勿進博奕而不已者也是故進吾之善而不善自止止彼不善而其善將進闔闢無二理進止無

殊習天下疊疊而不窮夫子循循而不倦其教也而已矣舜之徒孜孜焉
跖之徒亦孜孜焉其進同其為則異為跖而垂成者能徒而適舜則述循
循之義者將受之乎將拒之乎觀太虛循環之義存文王在帝之仁習中
庸時措之宜曰損曰益曰損方止方進方止無適也無莫也此
義而已焉不在養吾浩然之氣乎必有事焉勿忘勿擾非急辭之所能致
也在瞬養息存而已矣某于仁義之說溺于詖陷吝之不化者為日已多
微橫渠先生直攻其蔽則詖陷外傷愈多愈固而自還之路終茅塞矣棄
舊德于垂成覆新陷于平地既遠乃復點懷暮覺之愧可勝嘆哉循義聞
善于庭淵源深遠其于動靜光明之道纓冠閉戶之宜聞之久而肄之熟
矣今執謙養晦下問不能豈克己之學當如是乎顏何人哉晞之則是某
方畏仰不暇其何以益高明哉聊誦先覺遺編之頌述而讚之以致老愧
欽慕之心焉

學易說

生生之謂易易可覺也學也學易者可不興乎有而為可不作乎世無憂
患何易焉憂患在吾何作焉作有德偽無得焉非德也有德焉非道也非
德則偽非道則情情則不真故曰偽得而私之其止不行故德以履為基

元遂

三二一

基如地非如空乾乾焉惕惕焉如履虎尾不斯須懈也不啻人則以亨亨
者情之正也如春陽之達何物不知何所不至而未始有所之也知和矣
斯執之其執也弘而不弛其弛也稱物而不偏自小而非狹自下而不可
踰也雖不可踰常和其光常和其光安往而不敬古之制也其出也敬和
其入也復出入無疾然後朋來無咎無疾無咎是以亨亨者情之正也見
天地之心則其亨而大其辨而小皆無疾也朋來無咎自知而已同此者
誰乎有大焉必與同焉無同則無恒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之道也德行
易簡乾坤之恒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
道而天下化成恒久而不已一也辨其一其恒乎有息焉磨而磷矣雜而
厭者息不厭而染者貳貳則枝矣古之觀者式此而自損益焉損以遠害
其修也先難益以興利其裕也無作元吉無咎可貞乎不有之時以往
以涉無不利矣其往也其涉也達此而已元者善之長也貞者事之幹也
涉大川者有吉凶焉困其凶也吉其大也一亨一貞尚口乃窮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德其得也行其生也得而不捐生行而非續形畢而不失其道
其志遂矣出怨不怨而不為無怨其出也一而已一豈多乎一故不遷
往來井井出入之所亨也邑改而不改吳取于井哉可用汲者在焉養而

不窮地而已矣居而不居所而非所不遷而遷孰往孰來奚得奚喪非無疾之音 辨之哉利往利見動語以制是以小亨其語也默故稱而隱其動也豈寔乎寒泉之地蒙以養之風自火出同一太空知不立知覺而非覺融而聞之不亦聰乎出入無疾權實皆得得之初也在此而已初終一際不出于是故曰加吾數年易可學也聖人君子之學乎善人有恒者之學乎恒乎有恒乎不與則不辨矣震動也君子興焉兌說也君子習焉艮山也君子止焉坎乎惟心亨君子湛焉巽風也風以散之君子散焉離日也日以烜之君子晦焉闔戶謂之坤君子法焉闢戶謂之乾君子象焉一闔一闢君子恒焉勢可學也恒而矣

文辯

予于治經之暇喜攻文詞摘奇抉異可喜可愕客有視之而笑者作而言曰上方以經術作士美其才而用之開未發之聰明滌已昏之智慮片能可用不靳爵祿苟在所棄雖賁必賤太學萬楹櫛比鱗次良師先達朱紫焜晃孰教孰講三經巍巍法有不善隨改隨革降詔四方搜剔草莽聞風而動者紛紛如也于是膏轄枯秣駟裘囊舉橐擔登躡屐千百其輩岷峨甌越不以為遠轂擊肩摩駢湊闕下秉氣抱術布其所長陳義吐詞必性

必命商周而上萬口同舌秦漢以來皆所不道視大人者有意于貌論軒冕者不以為榮敝風靡俗愈久愈變何君子之獨未化也濡墨含毫文不載理澡身于泛濫之淵疲精于詞說之囿負天子作人之意非學者取仕之謀豈所以獵名譽而享尊榮哉余聞其言而笑曰予出其言客論其質予示其迹客疑其心辨則辨矣恐不免于誤也客之云云毋乃好隨而失上之意歟文非其文予之過也客之誤者客其聽之 方今天德清明

聖學淵懿九州萬務無一不理大業巍巍神道蕩蕩百姓皞皞不識不知號令雷奔政教風靡雖天雖神不能違也公正之路與陽俱開私邪之門與陰俱閉于矣不扳朋拉友連鑣並駕而蹠蹠乎既通之路而乃崎嶇跛蹶憂恐戰掉而敲擊乎已閉之門哉必欲奉令承教循職辦務用子之才而拂其貪利之謀享上之心而去其揣摩之意然後使知人之宰輔體天子憂勤之心籠絡賢才而汲汲于薦進之務則如客者不憂其窮矣然而士行其志各有兩途不在官守斯其言責于二者今皆無之宜息而動神所不與可默而言道所不載今客之勢寔似于子為所可為文字而已不外乎道不達乎理不用此以鈞石而取位亦何苦苟作而徇俗也哉且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士之所學固異于民蓋梅醯醢異品相用以水濟水又

將焉用之客將因子之文而授予以揣摩之術是無異操琴瑟而倚齊門者也客復怒而言曰議論既一風俗既同時文之體既可師矣又欲饒饒以勝之私意害公孰甚于是後上之志者以為揣摩自成其私者以為特立人其以吾為非耶人其以爾為非耶予復笑而答曰君子之文歸于是不而已矣豈有時不時哉五經之文久而愈新百家之辭是者長存講之不精其理乃昧論乎其文則古猶今也惟魏晉隋唐之間道德滅裂之後其理益闕其文益彰于是有曹劉沈謝之詞刻鏤以為工王楊盧駱之體纖艷以為巧一時之工一時之巧謂之時文不亦宜乎若夫國語左氏史遷班固之倫雖或說理而有疵孰不論文而可貴秦漢而下所歷者幾百年而經幾時矣亦可以謂之時文乎况今日之所謂文者發明道德之意劈析性命之學所以潤色鴻猷揚厲偉績追三代于顧盼之中而運四海于指掌之上畢在于斯文而已豈若魏晉隋唐之所謂文者特變一時之體而已哉是以真是真非既立于朝廷之上妄譽妄毀不行于閭巷之間議所以已定則確乎豈支山之立法所已行則浩乎如巨川之流匹夫之毀譽夫何足以增損其已成之勢哉客乃欲窒吾之心而相期于時文之內變吾之守而見置于流俗之中飛辨騁辭跑踴奮迅自以為得上之意也豈不欺哉且夫天地之大無所不容萬物之內無所不有是以四凶在廷而不足以貶唐虞之治容不知此而以謂知其為文者人人是矣非愚則諛非子而誰斯可不足以堪秋蟬之翼而欲舉烏獲之任不足以見泰山之狀而欲鬪離婁之明譬猶背虎而馳逐影而走驚悸掉蕩死而不休然則腐草之餘果何補于日月涓滴之溜果何益乎滄溟也哉子以時為時文自不時者矣客不悅而退



